景宋本禮記正義

四

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靡侈）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

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各隨文解之　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

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 注 有子至何稱 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子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 有子至言也 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爲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爲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爲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椁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後 注 桓司至名魋 正義曰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

子超超生左師盻盻即向巢也雖是巢之弟故云向戍孫也 注 孔子至司寇 正義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崔解可依 昔夫子至之荊 案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衞從衞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衞又去衞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衞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衞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絶粮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衞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今

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疏（正義曰此一節記哭鄰國臣之法）仲憲言於

注（陳莊至名伯　正義曰案世本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

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

（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

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爲死爲生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憲　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　曰夏后至親乎　此以下是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爲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　周人兼

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爲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爲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爲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并用之非爲疑可知故不重說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　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者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

尤古故也識一則餘從可知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衞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木當至奔魯 正義曰案世本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也言春秋作戍者定十四年衞公叔戍來奔是也

注 疑所至功是 正義曰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

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爲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爲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爲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爲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大功非服之差玄說是也　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

柳若衞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 子思曰吾何愼哉 謂時可行而財 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不足以備禮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 吾何愼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出母之喪行禮之事

注 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 正義曰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聖人之後故具言之

注 柳若至衰期 正義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

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説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注】謂財至行者　正義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縣

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　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

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曽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巳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滕伯至父也謂滕國之伯名文爲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爲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此孝子之事非所託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屬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后木去孝子居喪之禮吾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也孝子既深思

長慮故買棺之時常令精好斲削外内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言買棺外内易也 注 后木至之後 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 注 此孝至所託 正義曰言買棺外内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識后木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斂者動揺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 仲梁子魯人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曾子以俗説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 小斂之奠

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爲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言方至人也 正義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爲動搖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

曾子曰於西方用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喪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爲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 注 曾子至有席 正義曰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故爲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荅趙商堂當爲室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非時尚輕涼慢禮 疏

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當記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 滅蓋子蒲名 子皐曰若是野哉 非之也唯復呼名 子皐孔子弟子高柴 哭者改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皐曰若是野哉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皐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沽猶略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麤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

其於禮爲麤略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當時之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時多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巳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

秋傳作塴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辦具也　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　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　夫子曰有毋過禮此荅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　苟亡矣斂首足形此荅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　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繂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繂不設碑繂不備禮　注封當至作塴　正義曰春秋傳作塴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

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塴下棺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 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 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爲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者當據禮以荅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荅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已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當言禮也言諾非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言名之爲明器而與

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在襄公之後義不相妨 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者曾子不識器之多但識其實爲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譏云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案旣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旣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旣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若夏后氏専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

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非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録之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

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 注 成子至父也 正義曰知者以其有慶遺入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賔

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不厄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上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荅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爲深家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哉反復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

儉非周禮之法 注怪不至周禮 正義曰唐虞以上謂之大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今既封樹故云怪不如大古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 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 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 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 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 馬鬣封之謂也俗間名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

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上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　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來住子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爲志偏用三王而子夏謂葬聖人與凡人不異者今謂聖凡相葬禮儀不殊而孔子葬異此是賢葬聖師別自表義不施世爲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斅此禮故懸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旣

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爲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　見若坊者矣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屋者矣㔟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寬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　今一日而三斬板子夏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今葬孔子既是從斧之墳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一日而三斬板也　而已封

者爲三徧設板築土而止巳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袤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一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　注板蓋至以載　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爲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接五堵而爲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緜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爲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無

足怪也

婦人不葛帶 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

疏 正義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 重新物為之殷奠

疏 正義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既葬各以其服除 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

疏 正義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

池視重霤 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 **疏** 正義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 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

歲壹漆之 若未成然 **藏焉** 虛之不合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爲椑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

爲此棺也椑謂杝棺親尸者也古者天子椑内又有水兕
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内以親尸也　歲壹漆之者雖爲尊
得造交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
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　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
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也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爲不善故
藏物於其中一本爲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既
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

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
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　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
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　飯者飯含也設飾者
謂襲斂遷尸之時及又加著新衣也　帷堂者謂小斂時
　並作者作起爲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
作　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

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稱孝子名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寬處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隷僕復之故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隷僕云復于小寢大寢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四郊則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

云小臣復案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案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剝猶倮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爲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倮露注有牲至不巾　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小斂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從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爲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

材椁材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　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　而布材與明器者布班也材謂椁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見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豫須暴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

疏

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　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爲君所使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注

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

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爲爲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 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

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 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

鹿裘衡長袪 衡當爲横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

袪裼之可也 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

疏 正義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縓緣者縓爲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

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
葛要絰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首絰唯餘要葛也
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
功繩麻屨也無絇者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　角瑱者瑱
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爲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
小祥微飾以角爲之　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爲冬時吉凶
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
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　衡長袪者衡橫也袪褎緣口也
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
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爲裘者爲猶作也前
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爲
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　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
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
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及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
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
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　注黃

之至外除　正義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纁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 注 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正義曰案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 注 玉藻至絞乎　正義曰引玉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麛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爲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麛裘用青豻爲褎則鹿裘之褎亦用青豻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

血䟽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䟽外平生所共識知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䟽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

天子之棺四重 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

杝棺一 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

梓棺二 所謂屬與大棺

四者皆周 周帀也凡棺用能濕之物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柏椁以端長六尺

以端題湊也

其方蓋一尺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以下棺槨厚薄長短之事 天子之棺四重者尊者尚深邃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爲一重也又杝爲第二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也喪質不得依吉時祭服也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

濕故最在裏近尸也　杝棺一者椵也村亦能濕故次皮也杝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也所謂椑棺也即前言君即位爲椑是也杝即椵木鄭引爾雅曰椵杝一物二名名椵又名杝也　梓棺二者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大棺八寸也　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帀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惟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　衡三者横束者三行也　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竪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　柏椁者謂爲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黄腸爲裏而表以石焉　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

葺材頭也故云以端 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 注 袵或作漆或作縣 正義曰經之袵字諸禮記記本有作漆字者或有作縣字者 注 以端至一尺 正義曰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内知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壘椁材從下即題湊椁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 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非也哀戚之事

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

注服士至妻也 正義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者薨在本國天子遥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者或人云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耳非也 爲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喪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爲其臣或至葬弁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卑不得同王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天子之禮也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菆塗爲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　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故云龍輴也　以椁者亦題湊叢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　加斧于椁上者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　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菆木以周龍輴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使諸至同位　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

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與此無别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誄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且一字以爲之謚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爲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爲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者也　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　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呼之尼父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

或曰君舉

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爲國致憂之事　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失土邑也　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孤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主人鄭云公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厭冠喪冠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爲先祖所哀故在廟也　君不舉者舉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爲用也孔子惡

野哭者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疏正義曰哭非其地謂之野爲變衆故惡之也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

以父兄之命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予人

疏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也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羣臣則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侯齊也

祥而縞縞冠素紕也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疏正義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　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此非當月

所受樂名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君於士有賜帟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

疏正義曰賜惠賜也帟者幕之小者也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檀弓下第四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

葬遣車之數　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爲叚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之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推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

上若下殤則一乘也　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
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
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　大夫之適長殤
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
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
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
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
一乘者以其身爲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
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
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
喪禮質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
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
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
下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
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爲大夫遣車不得及子案此
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

五个遣車五乘二文正同但此摠爲殤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爲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及子不及子之義横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乗當苞一个士無遣車既夕禮苞三个者亦是豐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饗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饗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 注庶子至從上 正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爲此解若文無所對嫡亦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若其瓦棺堲周之屬本爲死者中殤年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爲遣車亦中從下非其宜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

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爲君杖法 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貴有其職此對不達者爲長故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達官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 注 謂君至服斬 正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案彼注即是不達者也皆謂凡是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爲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

則止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如是者三君退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便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者三之事故云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

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 注宮殯至在跟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巳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巳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瑒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 注退去至九步 正義曰鄭嫌退謂逡巡且退故云退去也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爲九步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別更爲三通前爲四有十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停君又須命引之則當四命也或可君既三命柩雖三步暫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 注君弔至弔焉 正義曰君於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宮也宮謂殯宮也從上可知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也柩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賔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覲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

賔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賔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賔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是弔焉故云或是不定之辭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所以特不許越疆而弔人者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遥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惡故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時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

猶明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明己不與也點字晳

曾參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禮蟜固正之事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畏之事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此著齊衰之道將　絶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衰故此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絶又語武子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其時獨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絶之辭武子既得蟜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蟜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己不與武子故無哀戚注季武至禮也　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入君

門說齊衰今入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具在下曲禮疏云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矯而正之據鄭此言則蟜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矯正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 注時無至善之 正義曰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蟜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爲陽內心爲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爲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

注 點字皙曾參父 正義曰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蒧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 弔於人是日不樂 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婦人不越疆而

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嬴者）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示亦爲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文解之大夫弔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

有事不得出也【注】辟猶至夫出　正義曰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云唯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辟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爲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爲之出然士喪禮既小斂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絰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非故爲士而出拜之不當事爲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于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宮門也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

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　弔於葬者必執引

柩車索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　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遥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　注示助至贏者　正義曰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　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也　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　主人曰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

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上承公弔之下則是已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君遇柩於路　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賁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以此使人弔故鄭荅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不受弔者謂不爲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爲有爵者喪主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爲主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夫入**

門右北面辟正主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知者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 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 子爲主者子己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 祖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 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卽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既爲主位在

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右近南而北鄉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鄉父不爲主若又西鄉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爲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庾蔚亦謂非經文也　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爲主在子不關己也　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故鄭注云不以私喪干尊　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天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摠皆曰寢此云于爲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

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

注 近南者爲之變位　正義曰此哭於門内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内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内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内之右旣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以其無服非之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 注 以其無服非之 正

義曰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子游擯由左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

注 擯相至擯侑 正義曰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亦無常於吉凶鄭以爲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己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居右也若於喪事則推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己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爲君作擯侑故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爲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解云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故爲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言乃爲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

注 王姬至夫人 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

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注】春秋至服之　正義曰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内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賔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爲兄弟爲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爲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荅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

晉獻

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稺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

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利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

遠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　且曰至圖之

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持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為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言故云孺子其圖之　父死至君義　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為已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為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叙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叙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

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己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　稽顙至利也　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令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絷者並國語文云絷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絷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埽祭宗崩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案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

帷

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

注穆伯至不帷　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歜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己之哭穆伯始者聲己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己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荅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

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䰟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

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

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

銘明旌也神明之旌

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

見愛之斯録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夫顯考乃埋之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筭數也袒括髮

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于室

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𨚗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窆下棺也孔子曰𨚗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祔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記人揔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　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爲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慍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至義也　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揔是祈禱故云禱祠之心焉以揔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　注復謂至之反　正義曰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既夕

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五祀博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至甚也　孝子拜賓之時先爲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可下文殺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殺禮故先言拜也　注隱痛　正義曰釋詁文　飯用至焉爾　死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飯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美善焉爾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絜故爲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用粱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

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銘明旌也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尺揔長三尺　愛之斯録之矣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爲重以存

録其神也　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録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爾亦得揔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　重主至徹焉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　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　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

注 始死至用栗　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鄭駮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奠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奠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奠九虞奠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奠主用桑

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 注殷人至埋之 正義曰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𨚕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

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注 周人至埋之　正義曰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奠以至心也　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既因用素表孝子哀素遂廣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

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齊敬故云亦也 注 哀則以素敬則以飾 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厠在其閒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至文也 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二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含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

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
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
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
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
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至節也　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
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
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
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
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接神至侈袂　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注〕
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爲環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
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
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
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
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經者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
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經連

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
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
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
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
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
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
弁絰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則葬時
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
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沖云小記曰諸侯
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
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 注大夫至踰時 正
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
殯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
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
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爲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
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

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　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旣對冔故知俱象祭冠　歠主至之也　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旣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至養也　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旣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正義曰知非旣封

土爲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
此明郟亦然且郟既不爲墳故知封當爲窆　注　慤者至
其甚　正義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
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
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
慤故云慤也　之幽之故也　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
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
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　既
封謂葬巳下棺鄭不破窆字者從上可知也云主人贈而
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
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
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
左　此謂既窆之後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
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
爲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
地神也言以父毋形體所託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　反

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

注所使至爲尸　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廻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冢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注既虞至爲成　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解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

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十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一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哭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　其變至歸也　上云虞卒

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

注 末無至成事　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鄭注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二月而后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雖所行二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爲注其依時葬

者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
虞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
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
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常
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
其祝亦稱哀薦曰成事焉

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禮記正義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所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注君聞至桃茢正義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

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
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
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
未襲也云巳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
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
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喪禮
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
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
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
明天子亦然故云巳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
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
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
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
禮也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
謂未襲以前也若巳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
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

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為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荊人使公親襚巫先拂柩時荊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為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祓殯而襚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恐生者惡死者之

事言人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謂遷柩於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　喪之朝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旣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　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

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殆幾也殺人以衞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神明死者異於生人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芻靈束茅爲人焉謂之靈者神之類 明器之道也 言與明器同 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疏 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録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爲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人爲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爲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不可用塗車芻靈即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爲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記録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周家爲俑者不仁不近於用

生人乎哉言近於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爲人而自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偶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云芻靈者以其束茅爲人與偶者相對故不取塗作車也 注偶偶至非用

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爲偶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故引此謂爲偶者不仁是象人即偶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識發動偶人謂之偶者皇氏云機識發動踊躍故謂之偶也 穆公問於子

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

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爲舊君著服之事

注 仕焉至曾孫 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唯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

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爲舊君之反服宜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也 注 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 正義曰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絶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衛司徒敬子死 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 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 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 注 皆以至人異 正義曰此

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狐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爲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基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

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是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 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 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臑也折爲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

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 晏子焉知禮者條失
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 注 言其至非之 正
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偪下解一乘也
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
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偪下也 注 及墓至牢具 正
義曰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
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
不留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
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
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
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
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
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
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
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車知天子遣車
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

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云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揔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

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爲位夫子孔子也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專猶同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　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此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爲別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

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也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室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

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 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幷母知子賢愚之事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正義曰斯此也曠猶踈薄也言此子平生爲行必踈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爲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注 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

（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斯咏（咏謳也）咏斯猶（猶當爲摇聲之誤也摇謂身動摇也秦人猶摇聲相近）猶斯舞

手舞之舞斯慍慍猶怒也慍斯戚戚憤恚戚斯歎歎吟息歎斯辟辟拊心辟斯踊矣踊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故子之

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　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爲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胤云哭踊之情心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　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然衰絰之用一則爲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興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己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　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國禮則不如是

夷狄也　人喜則斯陶者爲明踊次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　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　咏斯猶者猶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也　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　舞斯慍者慍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故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胤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　慍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戚心故憤恚起也此句對喜斯陶也　戚斯歎者　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

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　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
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
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
故夷狄無禮朝殞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
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乆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
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
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及慍也而鄭
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
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
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
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　人死斯
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
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
恐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
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
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

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爲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秪應荅以辟踊即止令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

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班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吳侵至年秋 正義曰知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

可棄吴未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吴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陳脩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吴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吴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爲哀元年　夫差至之何　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愽聞强識多有所言盍何不也甞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脩先君之怨而與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 注 大宰至之子　正義曰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此大宰嚭與吴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吴子光之子者世本及吴世家文也　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者此謂以至勝攻至㬅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大宰嚭特舉古之善以駮吴師之惡 注 正言殺厲重人　正義曰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巳則輕也故榖粱

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我重也　師與有無名乎者旣反地歸子其事旣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 注 又微勸之終其意　正義曰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旣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 顏丁魯人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旣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從隨也慨憊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徨如有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意彼此各舉其一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貌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　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　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為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內心　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

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三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賔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寢燕於寢杜蕢

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

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悼子至年卒 正義曰並左傳文下注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 注燕禮記曰請旅侍臣 正義曰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 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 注燕禮至如之 正義曰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經唯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閒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為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 注杜蕢或作屠蒯 正義曰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蕢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 注燕於寢 正義曰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 曰蕢至爾言曩鄉也平公呼蕢而

進之呼其名曰蕢鄉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 注 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 正義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 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者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爲子卯之忌大矣言悼子之喪大於子卯 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 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蕢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已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 注 舉爵至得

之　正義曰知揚觶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即云杜蕢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騰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爲騰此云揚觶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騰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爲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爲得也　公謂至杜舉　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爲後世鑒戒當時在末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於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　注畢獻獻賓與君　正義曰知獻君與賓者以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爲至於今謂記録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傳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

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請君誄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

注 文子至作發 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 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爲之作謚易代其名者

注 難謂至死鳥 正義曰案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

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故謂至文子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内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

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至則兆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　孰有至者乎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

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　定而后陳子亢至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巳猶止也　於是弗果用果決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子亢至弟子　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

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猲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己故知是子車弟也　子亢至之也　子亢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爲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還猶疾也謂不

及其日月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 孔子至謂禮 孔子以子路傷貧故荅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荅上生無以爲養 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椁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荅上死無以爲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 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言從守若一靮紖也

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 言有私則生怨

弗果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欲賞至於衛　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爲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於衛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

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為衛大史令寢疾其家自告公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襚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

言也【注】脫君至以斂　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君以祭服襚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祭服既尊得以襚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襚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襚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襚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襚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襚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襚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襚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又云君襚不倒是大斂得用君襚也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襚衣不用襲也陳

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

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

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

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　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　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也　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爲已棺又使二妾夾已於棺中也　陳乾昔死　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上言陳乾昔者亦謂久嬰疾病或陳乾昔揔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

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

注　春秋至聲者　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

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荅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干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二句全是傳文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

碑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巳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巳字本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母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噫不寤之聲弗果從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　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爲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爲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　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爲機窆之事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爲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巳巧事誰有強偪於女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巳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巳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

公肩假既告般爲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
果從般之事　注公輸若匠師　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
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　注言視至盧也　正
義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
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
也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
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爲
碑也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
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爲鹿
盧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
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繂繞者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
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　末頭聽
鼓聲以漸郤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繂四碑者案周禮大喪
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繂也喪大記云君四繂二碑諸侯
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繂四
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

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羡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羡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説而載以龍輴從羡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 【注】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

正義曰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説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爲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瑑爲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宫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 【注】以巳至本同

正義曰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巳之字所以以用之以得爲休巳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其兩字本

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巳義異也云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

注毋無至止之　正義曰依說文上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欲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

注不寤之聲　正義曰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曉寤於禮故傷之而爲此聲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三

